



# 衡水湖二日

◇ 彭程

我也算是衡水人，但过去很长时间里，却并不知道衡水湖。

这不能完全怪我无知，因为衡水湖这个名字的历史并不长。我倒是很早就知道了它曾经的名字——“千顷洼水库”。那时我才十几岁，在家乡的县城读初中，当时的衡水还是地区建制，家乡是它的下辖县。虽然老家离水库只有一百来里路，却从来没有去过。这些年来衡水湖名气越来越大，不但经常见诸于报刊媒体，在京的老乡同学见面时，也时常会有人说到回老家时去了衡水湖游览，风光美不胜收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新景点，后来才知道它就是当年的千顷洼水库，但已经今非昔比。既然这般众口赞誉，看来没有理由不去看它一眼了。

于是在今年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，自北京驱车三百公里，直奔衡水湖边，到一间事先预订的临湖酒店住下。先期到达的一对友人夫妇，已经准备好了午餐迎接。友人祖籍也是衡水，已经退休，自称衡水湖是自家的后花园，来过多次了，还考虑在湖边买一套房子，以便时常回来住些日子。

吃过午餐，友人开车在前面引路，做环湖之旅，据说全程有五十多公里。近年来颇有影响的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，就是以环湖公路为赛道。车一路开得很慢，路两旁林木繁茂，从枝叶交错虬结的缝隙间，能望见湖面，时而开阔，时而逼仄，水光潋滟，随着车轮的疾驰，或隐或现，一路向前延伸，仿佛没有尽头。在几处风景绝佳的地点，我们想下车观赏，却一找找不到地方停车，据说是为了保护湖区环境，有意如此设计的。好不容易才看到一个临湖村庄，便将车子拐进村口路边停下，徒步走下湖边大堤。

呈现在眼前的，正是典型的湿地景观。走下大堤斜坡，穿过几排高大粗壮的白杨树，向前走几步，便到了湖边，脚下的土地松软潮湿。临岸处的湖水清浅，数种水生植物恣生蔓长，高矮不一，一派芜杂。其间的主角是芦苇，根苗叶繁，向四面八方伸展，连绵一片，密密实实，如墙如垛，极有气势。浅黄色的苇穗随风摇曳，有一种鲜明的剪影感，可描可画。再向里面，百米开外，才是无遮无挡的湖面，波光闪耀，一望无际，让人顿感神清气爽，胸襟不由得豁然开朗。沿着水边恋恋不舍地走了半天，才掉头走回到停车的地方。路边有几家摊位，卖的是湖里的水产，有白鲢、鲫鱼、青虾、螃蟹、甲鱼等，装在盛水的铁皮盆桶里，不停地游动蹦跳。

望着这样一片浩荡大水，会很自然地想到去追溯它的往昔。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中，它被称为“博广池”，物产丰富，“美蟹佳虾，岁贡王朝，以充膳府”。它还有冀州海子、冀衡水等民间名字，因为水域的大部分，位于同属衡水市的冀州境内。地理学家则指出了它的起源。在漫长岁月中，这一带曾经分别是黄河、漳河、滏阳河、滹沱河等多条古河流的故道，水势最盛时，是一个烟波浩渺的大湖。物转星移，河流改道后，上游活水几近断绝，这片亘古大泽逐渐萎缩，近代以来更是退化为一派广漠的积水洼地，专业的名称是“浅碟形洼淀”。

这一片区域，很早就有了被开发的记录。

据史料记载，早在隋代就曾开凿水渠，引湖水灌溉农田。清代乾隆年间后，从直隶总督到冀州知州，几任当时的地方官员都先后在湖区挖河排淤，旨在开湖造田。清末曾经丈量湖内土地面积，这正是千顷洼名称的由来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机械化农场——冀衡农场，就建在这片洼地中，将排水造田推向了高潮。其后几经变迁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又改建成为一个引水蓄水排水结合、功能齐备的大型平原水库。当时，在县委工作的父亲去地区开会，目睹了建造水库的壮观场面，工地上人山人海，小推车川流不息，到处红旗招展，高音喇叭声声震耳。这也是那个时代常见的集体劳动场景。他回来后讲给家里人听，让少年的我向往不已。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，又引黄河水注入水库，从此衡水湖保持了长期稳定的蓄水状态。

随着全民生态意识的增强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，在广袤干涸的华北平原上，拥有这样一个湿地湖泊，是多么珍贵。近二十年间，为了尽快退耕还湖、退耕还湿，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，让湖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像实施生态补水工程，大幅度增加入湖水量，沿湖建造万亩森林公园，保持了水域面积的阔大，也使湿地功能逐渐得到恢复。如今，在整个华北地区，衡水湖是唯一保持了沼泽、水域、滩涂、草甸和森林等完整生态系统的湿地生态系统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也是华北平原第二大淡水湖，水面面积仅次于白洋淀。

从开湖造田，到退田还湖，这一逆向的变化历程映射出的，是时代意识的发展，人类生态观念的深化，对自身与大自然关系的再认识。开车绕湖一周下来，天已黄昏。湖面从夕阳照耀下的浮光跃金，渐渐转入暮色笼罩，混茫一片。跟着友人来到不远处一家农家饭馆，吃当地特色菜铁锅柴火炖鱼。鱼是从湖里打上来的白鲢鱼，贴在铁锅内沿上的玉米饼子烤得焦黄，是久违了的故乡味道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看到玻璃上蒙了一层水雾，显然是湖中水汽浓重所致。推窗远眺，晨雾中的湖面，轻雾飘渺，凝重空旷，又是别一种风致。早餐后，开车前行不远，就到了衡水湖湿地公园的门口。这里是衡水湖的外缘水面，开阔疏朗，水面密匝匝地覆盖了大片莲叶，满目碧绿，四面延展开去，莲叶间绽放着不同品种的荷花，浅红嫩粉，其华灼灼。

向更里面行走到头，便到了大湖堤岸，这里有一座圆形的三层观景台，钢制结构，远处望去仿佛一枚竖立的鸭蛋。沿着盘旋的梯阶上到最高层，凭栏远眺，整个衡水湖尽收眼底。据说这里水域面积相当于11个杭州西湖。果然不虑此言，湖面浩渺无际，中间错落分布着几个长方形的岛屿，树木丰茂蒙络，此外便毫无遮挡，一直延伸到水天相交之处。身边没有攒动的人头，视野中也罕见林立的楼宇，而是一派纯正的天然景色，一种质朴的原初风貌。

历史上，华北平原曾经有不少的湖泊，在衡水湖的周边，就曾经有宁晋泊、大陆泽、扶柳泽等大湖，但如今都已踪影杳然。衡水湖幸运地存留至今，是上天的恩赐，更要归功于人类的呵护。为了保护好它的生态，当地政府采取了一

系列行动，如封堵污水入湖口，取缔数百家沿湖工厂，禁止网箱、拦网、围埝养殖，等等。特别值得提出的一项大手笔，是将繁忙的南北交通大动脉106国道改道了几公里，移出了保护区域。

我倚靠着观景台栏杆，准备以湖面为背景拍照留念，忽然有一阵扑棱棱的声音由远而近，一个个头颇大的鸟儿，从眼前一两米处掠过，把人吓了一跳，扭头去看时，它已经飞临到湖面上，缩小成了一个黑点，须臾之间又踪影全无。

两天游览中，随时随地，都能看到大小各种鸟儿的身影。衡水湖的地理位置和优质水体，孕育了丰富的多样性物种。这里栖息的鸟类就多达三百多种，其中有多种珍稀品种，如丹顶鹤、白鹤、黑鹳、金雕、大鸨等，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。每年在这里筑巢繁衍的夏候鸟有数十万只，越冬的雁类有数万只。鸟类对环境有着苛刻的要求，因此这种现象强有力地表明，这一片广阔的湿地湖泊，的确起到了良好的生态涵养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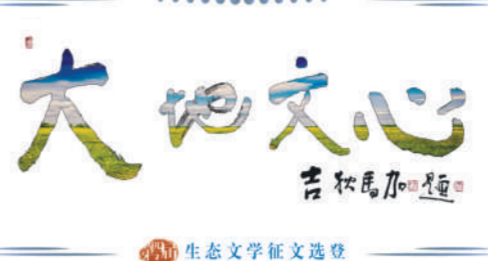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切当然不是白来的，背后有着大量心血的投注。我从网上看到过一份当地政府颁布的文件，内容是加强衡水湖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，其中的“恢复鸟类栖息地”一个单项，就有如下具体要求：“依托原有人工养殖鱼塘，通过地形改造、植被恢复、蓄水调解，周边觅食区营造等措施，恢复成鸟类栖息地，成为芦苇沼泽、芦苇苔草沼泽、草甸、翅碱蓬盐沼和裸滩、觅食地等多样性生境类型，以满足湿地水禽多样化生境需求，分别为鹤类（灰鹤）、鹭类、雁鸭类、鸬鹚类、鸥类等创造各自理想的觅食和栖息生境。”后面列出了具体的责任单位。这份文件中的其他项目，如加强蓝藻预警工作、开展蒲草平衡收割、实施生态浮岛项目等，也都十分具体细致。

可见只要有清醒的认识、强烈的决心，并付诸笃实有效的行动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大自然的报答，就更是如期而至，毫厘不爽。你不由得愿意想象，大自然也仿佛具备某种人格，对人类给予的呵护关爱，会用自己的方式予以感谢。眼前这些梦幻般的美景，就是它践诺的体现。

走出湿地公园，便踏上了返京的路。匆匆二日，尽管不过是浮光掠影，却足以成为我内心长久的萦系。车行疾驶，衡水湖的美丽风光落在后面，但并没有消失，而是牢牢地收藏在了心中，镌刻一样。桑梓之情，故园之思，因为这一片泱泱大水，而被唤起，被强化。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一定会再来，一次次地走进它的千顷碧波，万亩芦荡，走进它的朝晖夕照，大美气象。

## 作者简介

彭程，籍贯河北衡水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现供职于光明日报社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工程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著有散文集《漂泊的屋顶》《急管繁弦》《在母语的屋檐下》等，曾获中国新闻奖、中国报纸副刊金奖、报人散文奖、冰心散文奖、丁玲文学奖、丰子恺散文奖等。



## ◆ 红孩

前段时间，一位好友给我从青岛快递了几袋玫瑰香葡萄，说那里的葡萄特别好吃。我听后不免一笑，心说这朋友大概又被网络洗脑了。如今，网上直播带货已是司空见惯的营销模式，有道是卖瓜的从来不说自己的瓜香，但好不好吃总得尝了之后才有发言权吧。

我从小在北京东郊农场长大。母亲是果园工人。在我还上小学的时候，就经常出没在果园里。果园大约有上千亩地，种植着苹果、桃子和葡萄。草莓也试验种过几亩，不是很成功，后来就不种了。春天到来，桃花、苹果花次第绽放，我几乎每天清晨，都捧着语文书、历史书在树林间漫步朗诵。闻着果香，看着蜜蜂采蜜，那是顶好的春天美景。等到六七月间，果园里的桃子开始成熟。这时，果园就不让我们进去了。先是扎紧四周的铁丝网，接着，在临近路边的地方搭起了临时性的窝棚，护青的工人常住在里面。即使这样，周围村里的后生们还是三三两两结伙越过铁丝网跑到果园里偷桃吃，为此，护青工人和村里的后生们没少打架。我们小孩子是不敢和护青工人打架的，我们进攻的方式就是用弹弓袭击那如同炮楼般的窝棚。虽然石蛋打到窝棚上已是强弩之末，但对于护林工人也还是有所震慑的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很兴奋。我们学着电影侦察兵的样子，钻过铁丝网，俯下身于葡萄几十米隐藏在桃树下，先美美地躺上十几分钟，然后伸手从低垂的树枝上摘下几个桃子吃，好吃就多吃几口，不好吃顺手一撇，接着摘。吃的差不多了，就往背心窝里塞，虽然桃毛有点刺痒，可一想到第二天放学后同学们在路边草丛里能够惊喜地发现桃子，什么也就不顾了。

平心而论，我们家是不缺桃子吃的。我妈在果园食堂工作，单位分桃子，不但数量多，而且质量好。可是，我还是愿意和小伙伴去果园偷着吃，总觉得那感觉太刺激。尤其是在女同学面前炫耀我的勇敢。

果园的葡萄只有玫瑰香和巨峰两个品种。玫瑰香个头虽小，但远胜巨峰甜，特别是洗净后放入冰箱里经过短时间的冰镇味道更佳。我不能说我们北京郊区农场的葡萄最好吃，但可以肯定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北京农垦系统的小麦、水稻、玉米、水产、猪、鸡、牛以及蔬菜、水果、牛奶、鸡蛋等农副产品，比起非农垦地区不论在质量和产量上都要强得多。仅我家的双桥农场，就有自己培育的北京白鸭、北京黑猪、京双16小麦、京双287水稻。1950年代，那里成立了全国第一所农机学校，北大荒的著名女拖拉机手梁军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。

每年秋季，葡萄采摘后不久，随着冬天的到来，果园会组织工人在葡萄架两侧挖沟施肥，那个场面相当于劳动会战。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可以单独干，而女工干起来就费力气了，不得不动员家里人，有的还把刚见面不久的男友也找来帮工。挖沟出力气，我不行，我父亲也不行，我们只好找钱雇几个农民工。

一年秋初，我在果园葡萄地里陪母亲采摘葡萄时，意外地在葡萄藤上看见一对交配的蜻蜓。它们倒挂在枝蔓上，银灰色的羽翼在太阳的照耀下微微颤动，让我异常兴奋。我蹑手蹑脚走过去，在几片葡萄叶的遮挡下，猛地将双手扑上去，瞬间那对蜻蜓就成了我手中的俘虏。我小心地打开手掌，把两



# 这个夏天 我怀念儿时的那只蜻蜓

个蜻蜓的翅膀折叠在一起，夹在左手的指缝中，我冲妈妈大声喊：妈妈快看哪，我一下捉住了两只蜻蜓。对于我的勇敢，手脚麻利，母亲自然看在眼里，不过她看到手中的蜻蜓，却有些急躁地说：赶紧把那两个小家伙放了。我说，不，我还要拿着玩呢！母亲说，听话儿子，你要知道，蜻蜓的寿命很短，它们至多再活一个多月。现在把它们放了，它们还可以绕世界飞飞，甭管是人还是动物，来一趟世界都挺不容易！

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，但碍于母亲的严厉，我还是将那只蜻蜓放了。本来我以为，这对蜻蜓刚谈恋爱正热烈时被我捉住，那么现在我将它们放飞，它们肯定还会互相陪伴飞远去，哪想，在我向空中扬手之后，它们竟然向相反的方向飞走，彼此没有任何告别。这让少年的我无法想象，那一刻我感到这世界是如此的凄凉与失落。

不过，与现在的孩子相比，我已经算很幸福的了。毕竟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，池塘的减少，蜻蜓的身影不像以往那么常见了。要想一睹蜻蜓风姿，还真得好好筹谋寻找一番。不像我们小时候，每到夏天，窗外的蝉鸣此起彼伏，路边的野草肆意生长，湖面上的蜻蜓贴水飞行，只要走出家门，就进入了大自然，可以随时冲进去玩耍，享受无穷无尽的探索自然的快乐。也许，我怀念当年的那只蜻蜓，正是在怀念这份天真烂漫、独一无二的快乐。  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)

无论我家在哪里，屋前都有母亲栽种的桂花树。

我的书桌正对着窗外的桂花树，每当桂花飘香，母亲将院子打扫干净，在地上铺好床单，然后拿了竹篙去敲桂花，桂花雨就懒洋洋地飘落，那情状，有点调皮，有点扭捏。看床单上洒了一层，母亲便放下竹篙去手挽桂花，将桂花在簸箕里细细筛出树叶之类的杂质，晒几个日后，便用白绵砂糖和了腌在剔透的玻璃瓶里。

小院里有三株桂花树。它们的枝干在浓密的树荫下扭成结实的一枝，向上托举着。这一举，就是三十年。也就是说，母亲在这个小院里，住了三十年。

一年年，母亲将桂花腌制在玻璃瓶里，每一瓶，都是一年的春花秋月。母亲的桂花，每年并没吃完，她依次将半瓶桂花摆放在灶台上，那深深浅浅的黄，淡淡浓浓的香，被她珍藏着。玻璃瓶上写着标签，清清楚楚标识着年份。

母亲有时问我：“想吃哪一年的？”世间竟有这等奢侈的事，想吃哪一年的，就能吃到哪一年的。母亲像个时光魔术师，脸上闪烁着神奇的光，在我面前变着魔术。母亲说：“桂花，你别看它小，这小花瓣，就是一只只耳朵，它们听着呢。”

我不解，说：“您骗人，还把我当三岁小孩啊！”

母亲不再辩解，只是微笑不语。



# 母亲的桂花树

◆ 董明侠

或许，桂花真有耳朵，只是，被它的主人——我的母亲听到了。开始，它们是小树苗，在母亲的膝边；后来，和母亲一样高；再后来，高出院墙和屋子，从空中俯视母亲。偶尔，母亲劳作累了，也会扶着腰，仰望树叶缝隙中的天光。母亲与桂花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交流的，日积月累，难怪母亲懂得桂花，听得懂它们的话语。

母亲还没搬离小院的时候，桂花树就先离开了，被挖到了城里。树的迁徙与人的迁徙相比，更加痛楚和难以割舍。桂花树是无言的，它只能默默承受，忍着根系的被割伤、被撕扯，除了离开它相依几十年的土地，还有那一方天空。

后来，搬到城里的母亲在屋前又种下了一棵桂花树。那是一棵四季桂，四季桂长得很慢，不再有以前小镇院子里桂树的灵性，它就像一只丑小鸭。

桂花树，在我生命里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而认

识到这一点，是在母亲去世之后。走在家乡的街道上，放眼远望，我的视线如惶恐不安的鸟雀，风雨中无枝可依。这条路，几个月前，与母亲走过一次。那天早上，我们约一起去农贸市场买菜，母亲执意不肯坐车，我只好依了母亲一起步行。我走得快，母亲走得慢。走着走着，我把母亲总甩得老远，只得又停下来等。

多年来，因漂泊在外，我养成了快步走路习惯，丝毫没想到母亲年纪大了，腿走路不方便。我以为母亲永远不会老，青春永驻。事实上，母亲的腿疾严重，每走一步，会钻心疼痛。

买完菜回家，还是步行。走到中途，母亲说歇一会，就在路边的花坛边坐下。那还是6月中旬，母亲穿着白色T恤，紧身裤，一双腿看上去很细。至于花坛里种的是什么树，我也没有留心。

姿翩跹，歌喉婉转。

我的脚仍旧挪不开。那个空间，因为桂香，因为曾经有母亲的停留和存在，因为“桂花仙子”，充满着某种魔力。我脑子里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想，我相信，时空在那一刻是永恒的。

恍惚间，我有了一种错觉：小镇小院里的那棵桂花树和母亲的相继离开，就像是某种约定，我甚至忘了这场告别谁先谁后。桂花树像母亲，母亲像桂花树；桂花树陪着母亲，母亲身旁站着桂花树，她们在我眼前先是无比清晰，随后渐渐模糊，再渐渐清晰，从一朵小桂花，到两朵、三朵乃至无数朵，又渐渐幻化为无边无际的桂香。

深呼吸，一切又消失了，但一切都还在。她们就在我的周遭，我能感受到她的温暖和力度。或许，那一棵，就是母亲以前栽的被移挖到城里的桂花树。

我的母亲名叫许腊英，从武汉一家乡镇环境保护设备厂退休。虽然她已不在人世，但她栽的桂花树还在，花儿也在。

## 作者简介

董明侠，笔名千里烟。作家、编剧、诗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长篇小说《中年荒芜》等10部，长篇小说《爱情土豆》获新浪第二届原创文学大赛冠军，创作诗歌数百首，文学作品曾在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《芳草》《百花洲》等杂志发表。